隋書/卷6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煬帝三男 ◄

隋書
卷六十
列傳第二十五　崔仲方 于仲文 段文振

► 宇文述 郭衍

崔仲方

崔仲方，字不齊，博陵安平人也。祖孝芬，魏荊州刺史。父宣猷，周小司徒。仲方少好讀書，有文武才幹。年十五，周太祖見而異之，令與諸子同就學。時高祖亦在其中，由是與高祖少相款密。後以明經為晉公宇文護參軍事，尋轉記室，遷司玉大夫，與斛斯徵、柳敏等同修禮律。後以軍功，授平東將軍、銀青光祿大夫，賜爵石城縣男，邑三百戶。時武帝陰有滅齊之志，仲方獻二十策，帝大奇之。後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。尋從帝攻晉州，齊之亞將崔景嵩請為內應，仲方與段文振等登城應接，遂下晉州，語在《文振傳》。又令仲方說翼城等四城，下之。授儀同，進爵范陽縣侯。後以行軍長史從郯公王軌擒陳將吳明徹于呂梁，仲方計策居多。宣帝嗣位，為少內史，奉使淮南而還。

會帝崩，高祖為丞相，與仲方相見，握手極歡，仲方亦歸心焉。其夜上便宜十八事，高祖並嘉納之。又見眾望有歸，陰勸高祖應天受命，高祖從之。及受禪，上召仲方與高熲議正朔服色事。仲方曰：「晉為金行，後魏為水，周為木。皇家以火承木，得天之統。又聖躬載誕之初，有赤光之瑞，車服旗牲，並宜用赤。」又勸上除六官，請依漢、魏之舊。上皆從之。進位上開府，尋轉司農少卿，進爵安固縣公。令發丁三萬，于朔方、靈武築長城，東至黃河，西拒綏州，南至勃出嶺，綿亙七百里。明年，上複令仲方發丁十五萬，于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，以遏胡寇。

丁父艱去職。未期，起為虢州刺史。上書論取陳之策曰：

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，晉武平吳，至今開皇六年，歲次丙午，合三百七載。《春秋寶乾圖》雲：「王者三百年一蠲法。」今年三百之期，可謂備矣。陳氏草竊，起於丙子，至今丙午，又子午為沖，陰陽之忌。昔史趙有言曰：「陳，顓頊之族，為水，故歲在鶉火以滅。」又雲：「周武王克商，封胡公滿于陳。」至魯昭公九年，陳災，裨灶曰：「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，楚克之。」楚，祝融之後也，為火正，故覆滅陳。陳承舜後，舜承顓頊，雖太歲左行，歲星右轉，鶉火之歲，陳族再亡，戊午之年，姧虞運盡。語跡雖殊，考事無別。皇朝五運相承，感火德而王，國號為隋，與楚同分。楚是火正，午為鶉火，未為鶉首，申為實沉，酉為大梁。既當周、秦、晉、趙之分，若當此分發兵，將得歲之助，以今量古，陳滅不疑。臣謂午未申酉，並是數極。蓋聞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，況主聖臣良，兵強國富，動植回心，人神葉契。陳既主昏於上，民讋於下，險無百二之固，眾非九國之師。夏癸、殷辛尚不能立，獨此島夷而稽天討！伏度朝廷自有宏謨，但芻蕘所見，冀申螢爝。今唯須武昌已下，蘄、和、滁、方、吳、海等州更帖精兵，密營渡計。益、信、襄、荊、基、郢等州速造舟楫，多張形勢，為水戰之具。蜀、漢二江，是其上流，水路衝要，必爭之所。賊雖于流頭、荊門、延州、公安、巴陵、隱磯、夏首、蘄口、盆城置船，然終聚漢口、峽口，以水戰大決。若賊必以上流有軍，令精兵赴援者，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渡。如擁眾自衛，上江水軍鼓行以前。雖恃九江五湖之險，非德無以為固，徒有三吳、百越之兵，無恩不能自立。

上覽而大悅，轉基州刺史，征入朝。仲方因面陳經略，上善之，賜以禦袍袴，並雜彩五百段，進位開府而遣之。及大舉伐陳，以仲方為行軍總管，率兵與秦王會。及陳平，坐事免。未幾，復位。後數載，轉會州總管。時諸羌猶未賓附，詔令仲方擊之，與賊三十餘戰，紫祖、四鄰、望方、涉題、幹碉、小鐵圍山、白男王、弱水等諸部悉平。賜奴婢一百三十口，黃金三十斤，雜物稱是。

仁壽初，授代州總管，在職數年，被征入朝。會上崩，漢王諒餘党據呂州不下，煬帝令周羅　攻之，中流矢卒，乃令仲方代總其眾，月餘拔之。進位大將軍，拜民部尚書，尋轉禮部尚書。後三載，坐事免。尋為國子祭酒，轉太常卿。朝廷以其衰老，出拜上郡太守。未幾，以母憂去職。歲餘，起為信都太守，上表乞骸骨，優詔許之。尋卒于家，時年七十六。子民壽，官至定陶令。

于仲文

于仲文，字次武，建平公義之兄子。父寔，周大左輔、燕國公。仲文少聰敏，髫齔就學，耽閱不倦。其父異之曰：「此兒必興吾宗矣。」九歲，嘗于雲陽宮見周太祖，太祖問曰：「聞兒好讀書，書有何事？」仲文對曰：「資父事君，忠孝而已。」太祖甚嗟歎之。其後就博士李祥受《周易》、《三禮》。略通大義。及長，倜儻有大志，氣調英拔，當時號為名公子。起家為趙王屬，尋遷安固太守。有任、杜兩家各失牛，後得一牛，兩家俱認，州郡久不能決。益州長史韓伯俊曰：「于安固少聰察，可令決之。」仲文對曰：「此易解耳。」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群至，乃放所認者，遂向任氏群中。又陰使人微傷其牛，任氏嗟惋，杜家自若。仲文於是訶詰杜氏，杜氏服罪而去。始州刺史屈突尚，宇文護之黨也，先坐事下獄，無敢繩者。仲文至郡窮治，遂竟其獄。蜀中為之語曰：「明斷無雙有于公，不避強禦有次武。」未幾，征為禦正下大夫，封延壽郡公，邑三千五百戶。數從征伐，累勳授儀同三司。宣帝時，為東郡太守。

高祖為丞相，尉迥作亂，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地。復使人誘致仲文，仲文拒之。迥怒其不同己，遣儀同宇文威攻之。仲文迎擊，大破威眾，斬首五百餘級。以功授開府。迥又遣其將宇文胄渡石濟，宇文威、鄒紹自白馬，二道俱進，復攻仲文。賊勢逾盛，人情大駭，郡人赫連僧伽、敬子哲率眾應迥。仲文自度不能支，棄妻子，將六十餘騎，開城西門，潰圍而遁。為賊所追，且戰且行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。仲文僅而獲免，達于京師。迥於是屠其三子一女。高祖見之，引入臥內，為之下泣。賜綵五百段，黃金二百兩，進位大將軍，領河南道行軍總管。給以鼓吹，馳傳詣洛陽發兵，以討檀讓。時韋孝寬拒迥於永橋，仲文詣孝寬有所計議。時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，因謂仲文曰：「公新從京師來，觀執政意何如也？尉迥誠不足平，正恐事寧之後，更有藏弓之慮。」仲文懼忻生變，因謂之曰：「丞相寬仁大度，明識有餘，苟能竭誠，必心無貳。仲文在京三日，頻見三善，以此為觀，非尋常人也。」忻曰：「三善如何？」仲文曰：「有陳萬敵者，新從賊中來，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，從軍討賊。此其有大度一也。上士宋謙，奉使勾檢，謙緣此別求他罪。丞相責之曰：'入網者自可推求，何須別訪，以虧大體。'此其不求人私二也。言及仲文妻子，未嘗不濟泫。此其有仁心三也。」忻自此遂安。

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塢，與迥將劉子昂、劉浴德等相遇，進擊破之。軍次蓼堤，去梁郡七裡，讓擁眾數萬，仲文以羸師挑戰。讓悉眾來拒，仲文偽北，讓軍頗驕。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，大敗讓軍，生獲五千餘人，斬首七百級。進攻梁郡，迥守將劉子寬棄城遁走。仲文追擊，擒斬數千人，子寬僅以身免。初，仲文在蓼堤，諸將皆曰：「軍自遠來，士馬疲敝，不可決勝。」仲文令三軍趣食，列陣大戰。既而破賊，諸將皆請曰：「前兵

疲不可交戰，竟而克勝，其計安在？」仲文笑曰：「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，果於速進，不宜持久。乘勢擊之，所以制勝。」諸將皆以為非所及也。進擊曹州，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。檀讓以餘眾屯城武，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。仲文詐移書州縣曰：「大將軍至，可多積粟。」讓謂仲文未能卒至，方槌牛享士。仲文知其怠，選精騎襲之，一日便至，遂拔城武。迴將席毗羅，眾十萬，屯於沛縣，將攻徐州。其妻子在金鄉。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，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：「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，將宣蜀公令，賞賜將士。」金鄉人謂為信然，皆喜。仲文簡精兵，偽建迴旗幟，倍道而進。善淨望見仲文軍且至，以為檀讓，乃出迎謁。仲文執之，遂取金鄉。諸將多勸屠之，仲文曰：「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，當寬其妻子，其兵可自歸。如即屠之，彼望絕矣。」眾皆稱善。於是毗羅恃眾來薄官軍，仲文背城結陣，去軍數裡，設伏于麻田中。兩陣才合，伏兵發，俱曳柴鼓噪，塵埃張天。毗羅軍大潰，仲文乘之，賊皆投洙水而死，為之不流。獲檀讓，檻送京師，河南悉平。毗羅匿滎陽人家，執斬之，傳首闕下。勒石紀功，樹於泗上。

入朝京師，高祖引入臥內，宴享極歡。賜雜綵千餘段，妓女十人，拜柱國、河南道大行台。屬高祖受禪，不行。未幾，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，仲文亦為吏所簿，於獄中上書曰：

臣聞春生夏長，天地平分之功，子孝臣誠，人倫不易之道。曩者尉迴逆亂，所在影從。臣任處關河，地居衝要，嘗膽枕戈，誓以必死。迴時購臣位大將軍、邑萬戶。臣不顧妻子，不愛身命，冒白刃，潰重圍，三男一女，相繼淪沒，披露肝膽，馳赴闕庭。蒙陛下授臣以高官，委臣以兵革。于時河南凶寇，狼顧鴟張，臣以羸兵八千，掃除氛祲。摧劉寬于梁郡，破檀讓於蓼堤，平曹州，復東郡、安城、武定、永昌，解亳州圍，殄徐州賊。席毗十萬之眾，一戰土崩，河南蟻聚之徒，應時戡定。當群凶問鼎之際，黎元乏主之辰，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，總馭燕、趙，南鄰群寇，北捍旄頭，內外安撫，得免罪戾。臣第五叔智建旆黑水，與王謙為鄰，式遏蠻陬，鎮綏蜀道。臣兄顗作牧淮南，坐制勍敵，乘機剿定，傳首京師。王謙竊據二江，叛換三蜀。臣第三叔義受脤廟庭，龔行天討。自外父叔兄弟，皆當文武重寄，或銜命危難之間，或侍衛鉤陳之側，合門誠款，冀有可明。伏願下泣辜之恩，降雲雨之施，追草昧之始，錄涓滴之功，則寒灰更然，枯骨生肉，不勝區區之至，謹冒死以聞。

上覽表，並翼俱釋之。

未幾，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。明年，拜行軍元帥，統十二總管以擊胡。出服遠鎮，

遇虜，破之，斬首千餘級，六畜巨萬計。於是從金河出白道，遣總管辛明瑾、元滂、賀蘭志、呂楚、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道，趨那頡山。至護軍川北，與虜相遇，可汗見仲文軍容齊肅，不戰而退。仲文率精騎五千，逾山追之，不及而還。上以尚書文簿繁雜，吏多奸計，令仲文勘錄省中事。其所發摘甚多，上嘉其明斷，厚加勞賞焉。上每憂轉運不給，仲文請決渭水，開漕渠。上然之，使仲文總其事。及伐陳之役，拜行軍總管，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。陳郢州刺史荀法尚、魯山城主誕法澄、鄧沙彌等請降，秦王俊皆令仲文以兵納之。高智慧等作亂江南，復以行軍總管討之。時三軍乏食，米粟踴貴，仲文私糶軍糧，坐除名。明年，復官爵，率兵屯馬邑以備胡。數旬而罷。

晉王廣以仲文有將領之才，每常屬意，至是奏之，乃令督晉王軍府事。後突厥犯塞，晉王為元帥，以仲文將前軍，大破賊而還。仁壽初，拜太子右衛率。煬帝即位，遷右翊衛大將軍，參掌文武選事。從帝討吐谷渾，進位光祿大夫，甚見親幸。遼東之役，仲文率軍指樂浪道。軍次烏骨城，仲文簡羸馬驢數千，置於軍後。既而率眾東過，高麗出兵掩襲輜重，仲文回擊，大破之。至鴨綠水，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，來入其營。仲文先奉密旨，若遇高元及文德者，必擒之。至是，文德來，仲文將執之。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，固止之。仲文遂舍文德。尋悔，遣人紿文德曰：「更有言議，可複來也。」文德不從，遂濟。仲文選騎渡水追之，每戰破賊。文德遺仲文詩曰：「神策究天文，妙算窮地理。戰勝功既高，知足願雲止。」仲文答書諭之，文德燒柵而遁。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，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，可以有功。述固止之，仲文怒曰：「將軍仗十萬之眾，不能破小賊，何顏以見帝！且仲文此行也，固無功矣。」述因厲聲曰：「何以知無功？」仲文曰：「昔周亞夫之為將也，見天子軍容不變。此決在一人，所以功成名遂。今者人各其心，何以赴敵！」初，帝以仲文有計畫，令諸軍諮稟節度，故有此言。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，遂行。東至薩水，宇文述以兵餒退歸，師遂敗績。帝以屬吏，諸將皆委罪于仲文。帝大怒，釋諸將，獨系仲文。仲文憂恚發病，困篤方出之，卒于家，時年六十八。撰《漢書刊繁》三十卷、《略覽》三十卷。有子九人，欽明最知名。

兄顗

顗字元武，身長八尺，美鬚眉。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，妻以季女。尋以父勳賜爵新野郡公，邑三千戶。授大都督，遷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。其後累以軍功，授上開府，曆左、右宮伯，郢州刺史。大象中，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寬經略淮南。顗率開府元紹貴、上儀同毛猛等，以舟師自潁口入淮。陳防主潘深棄柵而走，進與孝寬攻拔壽陽。複引師圍硤石，守將許約懼而降，顗乃拜東廣州刺史。

尉迴之反也，時總管趙文表與顗素不協，顗將圖之，因臥閣內，詐得心疾，謂左右曰：「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，輒大驚，即欲斫之，不能自製也。」其有賓客候問者，皆令去左右。顗漸稱危篤，文表往候之，令從者至大門而止，文表獨至顗所。顗醾然而起，抽刀斫殺之，」因唱言曰：「文表與尉迴通謀，所以斬之。」其麾下無敢動者。時高祖以尉迴未平，慮顗複生邊患，因而勞勉之，即拜吳州總管。陳將錢茂和率數千人襲江陽，顗逆擊走之。陳複遣將陳紀、周羅　、燕合兒等襲顗，顗拒之而退，賜彩數百段。

高祖受禪，文表弟詣闕稱兄無罪。上令案其事，太傅竇熾等議顗當死。上以門著勳績，特原之，貶為開府。後襲爵燕國公，邑萬六千戶。尋以疾免。開皇七年，拜澤州刺史。數年，免職，卒於家。子世虔嗣。

從父弟璽

璽字伯符。父翼，仕周為上柱國、幽州總管、任國公。高祖為丞相，尉迴作亂，遣人誘翼。翼鎖其使，送之長安，高祖甚悅。及高祖受禪，翼入朝，上為之降榻，握手極歡。數日，拜為太尉。歲餘，卒，謚曰穆。

璽少有器幹，仕周，起家右侍上士。尋授儀同，領右羽林，遷少胥附。武帝時，從齊王憲破齊師於洛陽，以功賜爵豐寧縣子，邑五百戶。尋從帝平齊，加開府，改封黎陽縣公，邑千二百戶，授職方中大夫。及宣帝嗣位，轉右勳曹中大夫。尋領右忠義。高祖為丞相，加上開府。及受禪，進位大將軍，拜汴州刺史，甚有能名。上聞而善之，優詔褒揚，賜帛百匹。尋加上大將軍，進爵郡公。轉邵州刺史，在州數年，甚有恩惠。後檢校江陵總管，州人張願等數十人，詣闕上表，請留璽。上嘉歎良久，令還邵州，父老相賀。尋遷洛州刺史，複為熊州刺史，並有惠政。以疾征還京師。仁壽末，卒於家，謚曰靜。有子志本。

段文振

段文振，北海期原人也。祖壽，魏滄州刺史。父威，周洮、河、甘、渭四州刺史。文振少有膂力，膽氣過人，性剛直，明達時務。初為宇文護親信，護知其有幹用。擢授中外府兵曹。後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于晉州，其亞將侯子欽、崔景嵩為內應。文振杖槊登城，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。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，拔佩刀劫之，相貴不敢動，城遂下。

帝大喜，賜物千段。進拔文侯、華谷、高壁三城，皆有力焉。及攻并州，陷東門而入，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。錄前後勳，將拜高秩，以讒毀獲譴，因授上儀同，賜爵襄國縣公，邑千戶。進平鄴都，又賜綺羅二千匹。後從滕王逌擊稽胡，破之。曆相州別駕、揚州總管長史。入為天官都上士，從韋孝寬經略淮南。

俄而尉迥作亂，時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，迥遣人誘之，文振不顧，歸於高祖。高祖引為丞相掾，領宿衛驃騎。司馬消難之奔陳也，高祖令文振安集淮南，還除衛尉少卿，兼內史侍郎。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叛蠻，平之，加上開府。歲餘，遷鴻臚卿。衛王爽北征突厥，以文振為長史，坐勳簿不實免官。後為石、河二州刺史，甚有威惠，遷蘭州總管，改封龍崗縣公。突厥犯塞，以行軍總管擊破之，逐北至居延塞而還。九年，大舉伐陳，以文振為元帥秦王司馬，別領行軍總管。及平江南，授揚州總管司馬。尋轉并州總管司馬，以母憂去職。未幾，起令視事，固辭不許。後數年，拜雲州總管，尋為太僕卿。十九年，突厥犯塞，文振以行軍總管拒之，遇達頭可汗于沃野，擊破之。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，初，文振北征，世積遺以駝馬。比還，世積以罪被誅，文振坐與交關，功遂不錄。明年，率眾出靈州道以備胡，無虜而還。越嶲蠻叛，文振擊平之，賜奴婢二百口。仁壽初，嘉州獠作亂，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。引軍出穀間，為賊所襲，前後阻險，不得相救，軍遂大敗。文振複收散兵，擊其不意，竟破之。文振性素剛直，無所降下，初，軍次益州，謁蜀王秀，貌頗不恭，秀甚銜之，及此，奏文振師徒喪敗。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，因而譖之，坐是除名。及秀廢黜，文振上表自申理，高祖慰諭之，授大將軍。尋拜靈州總管。

煬帝即位，征為兵部尚書，待遇甚重。從征吐谷渾，文振督兵屯雪山，連營三百餘裡，東接楊義臣，西連張壽，合圍渾主于覆袁川。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。帝幸江都，以文振行江都郡事。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厥啟民居於塞內，妻以公主，賞賜重疊；及大業初，恩澤彌厚。文振以狼子野心，恐為國患，乃上表曰：「臣聞古者遠不間近，夷不亂華，周宣外攘戎狄，秦帝築城萬里，蓋遠圖良算，弗可忘也。竊見國家容受啟民，資其兵食，假以地利。如臣愚計，竊又未安。何則？夷狄之性，無親而貪，弱則歸投，強則反噬，蓋其本心也。臣學非博覽，不能遠見，且聞晉朝劉曜，梁代侯景，近事之驗，眾所共知。以臣量之，必為國患。如臣之計，以時喻遣，令出塞外。然後明設烽候，緣邊鎮防，務令嚴重，此乃萬歲之長策也。」時兵曹郎斛斯政專掌兵事，文振知政險薄，不可委以機要，屢言於帝，帝並弗納。

及遼東之役，授左候衛大將軍，出南蘇道。在道疾篤，上表曰：「臣以庸微，幸逢聖世，

濫蒙獎擢，榮冠儕伍。而智能無取，叨竊已多，言念國恩，用忘寢食。常思效其鳴吠，以報萬分，而攝養乖方，疾患遂篤。抱此深愧，永歸泉壤，不勝餘恨，輕陳管穴。竊見遼東小丑，未服嚴刑，遠降六師，親勞萬乘。但夷狄多詐，深須防擬，口陳降款，心懷背叛，詭伏多端，勿得便受。水潦方降，不可淹遲，唯願嚴勒諸軍，星馳速發，水陸俱前，出其不意，則平壤孤城，勢可拔也。若傾其本根，餘城自克。如不時定，脫遇秋霖，深為艱阻，兵糧又竭，強敵在前，靺鞨出後，遲疑不決，非上策也。」後數日，卒于師。帝省表，悲歎久之，贈光祿大夫、尚書右僕射、北平侯，謚曰襄。賜物一千段，粟麥二千石，威儀鼓吹，送至墓所。有子十人。

長子詮，官至武牙郎將。次綸，少以俠氣聞。文振弟文操，大業中，為武賁郎將，性甚剛嚴。帝令督秘書省學士。時學士頗存儒雅，文操輒鞭撻之，前後或至千數，時議者鄙之。

【論】

史臣曰：仲方兼資文武，雅有籌算，伐陳之策，信為深遠矣。聲績克舉，夫豈徒言哉！仲文博涉書記，以英略自許，尉迴之亂，遂立功名。自茲厥後，屢當推轂。遼東之役，實喪師徒。斯乃大樹將顛，蓋亦非戰人之罪也。文振少以膽略見重，終懷壯夫之志，時進讜言，頻稱諒直。其取高位厚秩，良有以也。